

66820  
29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墓表

明故奉政大夫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海

岱殷君墓表

代父

余年十二隸諸生提學御史爲午山馮公左撫  
余右睨一童子而訓之則君也君時髮鬢未  
覆額云君才名籍甚久不售于有司逾四十乃



舉于鄉余以禮部侍郎歸君始成進士迨余召  
起與聞國政而君始以夷陵州守晉職方員外  
卽則年已近耆矣逾年爲正卽適火落赤發難  
蹂躪蘭洮間虜王扯力克引大兵而西或云與  
火酋構時中外厭欵市久見小小蠢動卽欲盡  
罷欵議一大創之輦轂之下士大夫橫鞭相揖  
氣盛容猛有封狼居胥意而廟筭謂此二虜者  
急之則合緩之則解第當分別順逆謹羈絡而  
已喜事者蝨起梗其議而君所見獨與廟筭同

其赴部也辰入午出與儕輩賦詩飲酒如平時  
羽書縱橫間從酒人席上泚筆應之甚數且覈  
與君異議者固已心嫉君矣其又明年二虜果  
次第解如君言會復有虜酋哈不慎合索台吉  
獵于黃鶯口邊報甚遽時石尚書新視事請乘  
城收保通州粟而君持其䟽不肯上且貽書薊  
州總督言虜必不爲寇無自張皇搖人心已而  
虜果不爲寇石公以是益慚于君風某給事劾  
君調南京刑部甫至南京中南考功法罷歸蓋



君在事虜數十萬帖耳就約無亡矢遺鏃之費  
功賞未及叙而一旦掛吏議遂至此大抵君病  
才太高語太盡其爲郎時有大議未定諸寮屬  
含毫相視莫敢先發君一揮而成卽從同舍郎  
鏗鏘誦之同舍郎以爲侮已勿善也性又以廉  
自喜居熱官不榜門謝餽餽輻載至門亦輻載  
還耳間爲受蕙苾酒數罍與里中故人共之醉  
則鼓髯而咲曰拙哉殷生吾不能如某公者嗇  
于家贏于官又不能如某公約口而奢其腹鳴

呼人之喜廉誰不如君皎皎者易汗謗之所自  
來也歟蓋君之被謫也流言中構頗詬君爲不  
廉君罷三年余再入都尚有迎而見規者曰文  
人無行如殷某之得以掩公者文也公慎無好  
文嗚呼君今死矣敝廬一區瘠田二百畝至妻  
子不能葬而老友醵錢葬之十年鄉進士六年  
夷陵州三年職方郎又九年鄉先生而僅僅如  
是無行者固如是乎文人所患類華言不必中  
窾盜蠹氣不必傳情今君所條對擘畫具在一何



其鑿鑿當肯祭灼灼如數一二也誌又記其治夷陵時十年滯獄片語決之以富民主廩廡猶胥不得上下他如闢夷陵峽陜之道省瞿塘挽舟之卒弛蜀塩步擔之禁皆爲地方百年利非徒塗飾聲華異旦夕遷去者以君之才第憂其晚遇老不竟用耳今不待老遽廢矣豈非天哉君歸于里中同黨爲酒令選勝徵詩殆無虛日常曰二三子無以老而棄我吾吟不後人醉不先人每飲必鷄鳴始罷中席諸少年畢逋已稍稍倦少年奮與爭長而君且病病無何死矣悲夫悲夫君詩文鑱刻鍛鍊不碍其達震蕩發皇不傷其雅中歲從弇州公游文章滿天下不具論論其處官大節如此不知君者其又以我爲好文也

馮廷尉父子忠孝墓表

代父

嗚呼是馮氏父子忠孝墓廷尉公諱恩子京兆公行可今歲癸卯松之人士有議建父子忠孝祠者以公父子爲首次楊光祿允繩父子有司



以京兆公尚在遲之無何而京兆公卒有司遂  
亟下檄如議而京兆之子孝廉大受君隨舉厥  
考遺命卜塋于廷尉公之昭題曰父子忠孝墓  
云按公父子生平大抵什九在鄉什一在官文  
章治行不啻過之願獨以忠孝稱者志其大也  
廷尉初以行人選南御史時御史大夫汪鋹怙  
寵而橫公數引義與爭繼又上疏極論士風國  
體言皇后不當親蠶于郊語切甚業席蒙待大  
譴矣得旨報聞遂益發舒言事會彗星見乃極

論汪鋹爲腹心彗并及兩相臣且悉品諸大臣  
某賢某不肖當簡當去狀上怒甚逮至京詔  
獄論斬是冬詣讞闕下與鋹面相詬責鋹不勝  
憤署議必欲殺之名已在死籍中矣而是時京  
兆公甫十三隨大母吳太淑人母金太淑人來  
京徒跣長安街攀貴人輿而號之無與爲關說  
者則擊登聞鼓訟父寃不省則上書請代父死  
復不省冬事益迫爲割臂瀝血申前請益痛  
天子聞而憐之會法司更審遂得減死戍雷陽



則滯邸獄已三冬矣雷陽又數年赦歸公始得以萬死一生之身承母夫人謹咨咨若兒孺子次第置田產以贍三族及故交患難交與夫鄉先達子孫之貧者時京兆以孝廉家居益佐公行義不少怠會隆慶改元驟擢諸言事者馮公以老進大理寺左丞致仕再以廟贈加奉政大夫又幾年始卒而京兆時已謁選署光祿矣先得請歸竟獲視公飯舍人以爲忠孝之報焉服除改應天府通判威化廉清治行稱卓異當事

者以美遷餌公公不爲動遷廬州府同知竟歸歸而兩臺之薦剡與郡縣之潔贄以請者踵相接也欵關而不得見則爭以名相高丙戌甘侍御特疏上公純行奉旨進階奉訓大夫敕有司優公以古憲老之禮益以身矜式後進爲陳太丘管幼安者又十五年而始從廷尉公于九原嗚呼兩公於君臣父子之際何其盛也夫以身殉君親易耳爲吾君吾親而至于碧萇泓之血泥曹娥之屍事固有不忍言者而猶曰含笑地



下乎乃若網踈策緩詭故萌生赴鼎不熟嘗藥未苦而圖生博忠孝之名又忠孝之大詎也當世廟時雷霆震驚桁揚接楫者相望使廷尉公自分不必死一旦斧鑕當前必且聲嘶膽落不能出一語而使京兆分父必死則亦先歸掃故墳耳喋喋何爲者夫忠臣孝子之心其不見生死一也惟夫之死而得不死而君親之名與實與身俱全故曰盛也自古以忠孝並祀者有矣類多燐青骨冷于荒原墟社之間山之與隣

而巫史之爲主如公父子皓首同所歸宴娛樂豫而享孝孫之將不已鮮乎姑無論其遠者卽光祿公父子何如焉吾于是而有感于嘉靖之初也其稍後則求死而得死矣而又其後則難言之金與鑰真僞雜試之火而後知兩公之稱爲忠孝也夫吾所試之矣先是廷尉公王父曰孝齋公侍母疾以勞瘁死私謚曰苦孝先生祖曰贈嘉議大夫時齋公訓子必以忠廉哭第嘔血卒蓋馮氏之世濟其德如此是宜其有兩公



兩公生平已詳誌狀中其廷尉論權奸疏與京兆救父疏世多有其書不具載銘曰杜陵之望代有顯融太上立德次乃言功悛悛乃祖貞而弗耀粵公父子乃大克紹權宰嶽嶽誰折角牙御史抗言職在觸邪廷辱大臣願以死謝幸而不死天子所假皇天無私哀我子情子也負鑽代父以身裂肝嚙膚帝闔可叫虎豹蒙茸粲爾一笑荷父從戎于彼雷陽弛役而歸及母未央乃庀家藏惠我族里父導其源子濬其委乃高我門乃獲我室父也于穫子揚其乾京兆之政蕩如春雲京兆之歸凜如懷冰曰惟父訓矢節無二報天子恩生死不媿有賁綸章有子于旌表厥里宅允師人倫並祀之議及骨未朽不待蓋棺論定已久生也同德死也同墟左立而拱儼如庭趨維忠維孝有演世澤百爾子臣過此必式

明中憲大夫廣南府知府劉公墓表

嘗讀古人所稱廉政善者如水不善者如石而



心知今之廉譽與咎半而譽多不勝咎或曰此如刻木爲吏雖不自膏奈不能爲膏何而甚則曰是斷斷者爲矯耳谿刻自處而善翹人不可近也於是廉爲世詬士一通仕籍稍稍衣飾裘馬通瑱環之問而藉口于無近名嗟乎彼好名者惡能廉真廉之用於羅山劉先生可覩焉公少慕非力不食之誼以苦節自甘當佔俸時常布袍草躄教授里中暨後宦學三十年官至二千石致政歸布袍草躄自若也庚子登鄉薦適

諸邊大括民間馬馬一日羸價伍人奔走焉令鄧君念公貧密以謂公公謝曰我故無馬遂止媼人有被誣者乞居間公曰若誠直耶人當直汝若本直而曲爲地并喪厥直矣令聞之誣者得白一日之館塾有惡少醉侮公公遜謝得解其明日里人唾責惡少惡少不自容亟遁去蓋先生爲經生其素行廉重逆攝人已如此試春官數不售謁選得倅黃州黃人獷逋稅多公煦煦撫諭之衆擔輸爭先至廢葦鞭矣他郡有逋



者以委公亦立報完黃民相顧而笑曰初謂倖拙于催科今催科者反覆拙耶歲乙丑

景王輓車回中涓挾僕隸爲橫兩臺不能制諸大吏重足立公獨泰然中涓素聞公廉手循其敝袍歎曰君不能自飽何能飽余戒僕隸亟去之邑以無擾中丞徐公顧謂其屬曰吾媿劉君吾向者寇防而獸圍之以爲非人也吾過矣擢同知府事庀舟材蘆洲上賊露刃來劫詢知是公叩頭謝仍衛至境外乃已嗚呼世之亂也無

論不肖者吏撻民民撻吏卽不然而外內官交相撻兩激兩敗而委其禍于國設郡得如公等數人鎮以無欲之璞又鮮搏擊逢蠶厲之氣感其殺機雖使狼牧羊可也時爲隆慶元年公奉命籍陶氏第當其罪無波及漕院檄造運艘工竣涸不得動公令穿渠其下布以田間泥遂達江潞公號刻廉乃其隱衷練事又如此先是公已屢推僉臬黃人奔訴兩臺強留公及是任已滿十一年矣不可復留擢爲南京戶部員外郎黃



民携婦抱子哭擁公車不得前及去生祠公伏  
臘禱祀如鄉社焉公權關武林政如在黃考滿  
赴京時銓曹有出公門下及為舊部僚者各道  
意公公不往謝久之擢知雲南廣南府橐如洗  
不能具行裝以疾乞休所餘俸金施親族殆盡  
于故葑田竹椽無所增加日匡坐讀書而已足  
跡絕公府每徒步出婦豎見者亦歛容有不善  
惟恐公知里謂劉先生不怒人顧善媿人云公  
事父母至孝當教授時脩脯不歸橐屬其配姜

宜人手調膈以養父母父母忘其貧讓先人廬  
居二第而別誅茅焉其抵黃之年姜宜人先卒  
公自後每單車之任垂老帷簿蕭然人或勸之  
娶公攬涕曰吾糟糠猶荆布從先人而新人以  
褸襪掩之吾不忍也且吾四十年苦行僧肯垂  
老還俗耶竟不娶公性廉于色友人疑其矯飲  
之酒壁置姬焉薄暮止公宿而姬出公危坐自  
如姬啼寒公擲之衾終不顧其游南雍也有旅  
人婦夜就公公故暴作惡呼僮以燈來達旦馳



去篝燈僮私爲人言之昔魯男子介然自明彼  
已不兩潔以視公似不及也公以壬午 覃恩  
進階中憲大夫甲申五月卒疾革猶手爲訓戒  
子孫其貧安命無以儒爲市屬所善信陽王太  
史傳其生平曰非以爲名也恐後人不知而墮  
吾清白聲嗚呼廉吏而不可爲耶今公之仲孫  
廣生已少年成進士步武詳雅有公輔容寢丘  
之鬼不餒而關西之世滋大羸金與貽穀孰多  
此亦可以教廉矣士患不能廉耳如劉先生節  
苦而味醜廉者之仁志恬而神竦廉者之勇廉  
亦何負于世哉余故表而出之曰有明廉吏劉  
公之墓公諱某字某享年某葬于某某子姓婚  
娶名氏詳狀誌中不具書

明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偏沅巡撫贈兵  
部右侍郎纘石江公墓誌銘 代父

錢塘江公自易州兵備晉偏沅巡撫持節討播  
酋播平又奉命討皮林皮林亦平而始獲奔其  
毋李太宜人喪于家家居者二年 天子方開



明堂次第受俘命大司馬議賞格遂巡未及下  
而公沒至是始奉特旨贈公爲兵部右侍郎蔭  
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而公卽世已一年所  
矣茲歲公孫某將葬公于某地而以姻家張憲  
副狀來乞銘公故余甲戌所取士癸卯春公尚  
自武林載酒觴余余扶曳見公公爲言討叛征  
蠻時事意氣灑灑健舉也嗚呼相距曾幾何時  
而余乃銘公乎按公高祖爲贈侍郎叅政公某  
曾祖爲謚文昭贈官保尚書公某祖爲贈尚書

侍郎公某父爲提學僉事公某以忠孝廉節世  
其家代祀學宮公毋爲李太宜人先是文昭公  
沒有司欲毀隣寺贈公尚書固不可而止僧每  
飯必祝公生貴孫明年果生公公生有異徵長  
負大志無少年游冶之好庚午魁于鄉甲戌成  
進士未除官而學使公訃至公匍匐奔歸竟三  
年不肉不酒不入內服除授刑部主事凡所賦  
獄囚食飲屏屨皆從厚且簿記之使後有所循  
行時有以玉帶質戚屬者戚屬匿之而詐言盜



大司寇遍索盜不得以屬公公立召其僮責之  
曰限汝三日出帶三日帶不出必爾手取之已  
果如期出京師豪右爲之齧指相戒亡何錦衣  
帥獲盜七人當死公察其寃咸比輕律帥者江  
陵相君里人也江陵爲調旨事已經厥衛前決  
法司第傳律例無輕爲異同公曰如然則一厥  
衛足矣焉用法司且法司又安用予遂請急歸  
里後二年起補爲兵部主事乙酉晉職方員外  
主試廣東還遷武庫郎中時四方貢金者苦五

權重而廝役上下其手公改權輕之任主吏平  
衡焉衆共稱便丙戌出守福州自官俸外一果  
蕪皆市之民且有倍直者至所爲勵學校勸農  
畷興水利皆以身率先官餼不足則以私俸給  
之是時福大疫公爲禱于神日三至一日福林  
生輩若干人踵而謝公云先夜同夢繫治神所  
見太守至爲之乞命神若爲曲赦以謝太守者  
是後疫果不殺人他如鎮兵訐門公叱之而定  
用賊親暱椽某誘執古田盜張廷希案誅通奸



大猾湛自正等十六人皆不動聲色操縱如神  
人以是知公有文武材庚寅擢湖廣按察副使  
備兵吾婁吾婁兵備轄蘇松常鎮四大郡輪蹄  
錯于道其居廨治事十不能二三而氓吏軍伍  
皆習公威惠帖然不譁時倭警急公亦第簡武  
力飭樓櫓峙糧糗示民有備而已不預爲動以  
擾民而時議謂江淮咽喉宜簡材臣專鎮其地  
于是公復以山東叅政監軍事駐淮陰公居淮  
陰孜孜繕備一如在吾婁時已倭信漸緩而公

念太宜人春秋高不當久官于外乃疏乞終養  
不許改叅政山西備兵易水公固乞歸歸率兒  
孺輩遮觴迭舞太宜人前分以此老矣俄有詔  
求邊材臺省以公應于是易水之命再下公復  
草辭疏太宜人趨責之不得已遂奉太宜人  
之  
易易遠備倭近備虜中又困權使公精簡軍實  
外所以調停計處者倍苦已亥就其州晉按察  
使仍治兵無何而播茵楊應龍反于蜀滇楚騷  
動朝議偏橋界黔楚間宜設重臣仗鉞鎮之公



遂以都察院僉都御史開府偏沅得專征討偏沅去易四千里欽限一月履任公度不得辭乃疾馳之任時制府李公及各省鎮諸公部署久定而公府獨以創設兵餉拮据更難某日師次黃沙固分軍爲兩翼一軍白泥一軍龍泉夾攻板角關破之再進破瑪瑙長坎保子等固奪苦竹關進克青蛇固又進克趙生固遂入三渡關乘勝及海龍固海龍于諸險中爲寇賊負隅以拒我是時暑雨甚叢菁中多重嵐毒霧我師又以深入餉不繼公乃改長運爲接運每三十里設一營置運卒數千前運未行後運已捆載待矣士乃宿飽援枹鼓之以六月六日奪海龍壘應龍縊死俘賊親黨二千餘人斬首六千九百餘級露布以聞天子方下璽書慰勞而太宜人計至公絕而復蘇無何任子世卿計繼至公五內崩慟哭不成聲灑泣上疏請放歸守制而廟堂以皮林八洞諸蠻爲梗日又命公姑留移勝兵擊之公薦方伯梁公觀察胡公自代不許



不得已旋軍龍陽語諸將曰皮林外有衢內有險諸苗營窟甚固非先以文告解散凶黨其渠未可旦夕授首也於是下令禁妄殺行招撫明賞格戒騷擾期進攻而又嚴禁各軍之掩降奪鹵者師遂進沅州次靖州命陳大將軍璘以勁卒衝其中堅別出奇兵縱火攻一鼓破龍巖賴洞潘老諸寨再鼓破特洞老皇甘坤諸山八戰八克皮林蕩平捷聞 詔班師公乃得脫身歸苦次計公出鎮甫踰年平兩大寇稱不世功然

而羈覓萬里投血刺心公䟽至謂不得比于斷腸之猿傳命之卒摧割至此蓋公功成而神已枯矣癸卯疽生于足竟不起痛哉公大節噉噉然不務爲谿刻在吾婁時頗惠遺故人時縱舍人子出入不甚嚴扃鐫卒無敢汗以私居常籌邊事戟髯攘臂中朝士疑信半之乃其用兵如刺蜚前無衡敵者何神也狀又言其內行淳謹敦舊睦族與磊落男子面目似別而吾鄉之游于錢塘者輿隸馬僮皆指公而號之曰江佛子



公何以得此聲于閭里間哉夫卮言媵節易舉耳試徵功于邊徼行于鄉支左詘右而盡實其聲實者無筭也若江公者雖年位小不究然庶幾得全全昌矣公諱某字某號某生某年卒某年得壽若干配某封某子某早卒孫某娶某孫女某字某銘曰

奕奕江宗陟台秉衡五世載昌冠冕人倫令聞有彰博大直方赫惟中丞重以武功天討肅將彼狡逆命言荷斧斨作鎮一方雷霆迅駟束馬

懸鋒直扼其吭爰及亂苗剔穢鋤荒歸我同疆執訊獲醜鏡鼓孔揚王師堂堂公獨茹哀側身以望毋沒勿喪父教子孝毋教子忠遺言琅琅歸于九京奏茲膚功鬼鬼樂康曷以表伐熟畚旂常來茲未央我識其小銘于幽藏世世勿忘鄉進士養吾曹公墓誌銘 代父

嗚呼士之窮達何常顧所表樹謂何耳夫在邦而聞易在家而達實難曷觀曹先生閉戶三十年足跡不及公府後生輩罕見顏面而過其廬



者必式鄉父老訓其子若孫必稱曹先生此其  
惻但心誠信于人豈偶而已也公憲副沙溪公  
長子母爲顧孺人憲副公當世廟初爲御史有  
直聲嘗抗疏劾都御史汪鉉得杖幾死公時試  
童子科方就郡錄聞信急裹足走長安督學使  
者聞而高其義爲虛次待公公得補弟子員遂  
以是秋舉于鄉嗣後公遂病羸凡幾試公車僅  
三竣事而竟齟齬以老故公志不克大就而其  
操行著于鄉者特詳公之事憲副公也若嚴主

然憲副公歸時公亦班白老矣而習于敦牟杖  
履之節惟謹嘗曲揣公嘖笑預爲道地憲副公  
性剛嚴公時以寬劑之家政以和時顧孺人每  
稱病不恬城居公業不能兩事則身從憲副公  
而使其子孝廉君奉孺人居鄉爲多方以容與  
其意每剖甘割鮮日再使問起居孺人乃安之  
憲副公舉側室子四年已六十餘矣乃議廢箸  
公則輒以饒美讓諸弟而已取其磽者析產已  
憲副公又謂季幼可念以微感公公卽以已所



置腴田推與之其逆意奉向類如此憲副公歿  
諸弟事事仰公公事事爲營辦且諷且督嘗流  
涕爲言先業之不易而憂禍之無日諸弟皆跪  
受教卒之日以父喪喪之公性仁篤好周人急  
已有德于人輒忘之人有德于已則沒身不忘  
憲副公幼而孤育于舅氏朱侍御洸公德而祀  
之家廟薦時拜墓如禮顧孝廉君曰吾非不知  
朱氏之澤不及世而吾不敢死吾父故也少常  
從族祖虛涵先生學先生死以兒子禮事厥配

朱孺人迄其身嘗爲孝廉君師王先生置產產  
廢又置終無難色其死也且遷其妻子幸舍而  
就養焉公常欲立義田贍族而力不副籍其貧  
者歲給以庾畚無後時而又捐田三百餘畝于  
太倉捐粟百餘石於崑山佐里甲役區之民賴  
以不困弊公之好行其德不可縷指而此其著  
者也公少好讀書爲文清泌有雅度中以病簡  
著作顧出其心計餘力農治家家漸起然得輒  
隨手施不好哀積中歲稍治園圃業成則又弃



去而浮游棲宿於虎丘天池諸名山山中緇而  
誦者瓢鉢而乞者以至操竿瑟者舞絙弄木偶  
者皆思一當公公坐胡牀次第而頷之其容于  
于然迨夫人去鳥喧而窺公于瑟居宴坐之間  
氣機穆如人不測公爲何如人也蓋公能以達  
生尊生以諧俗絕俗不就人而人自就之爲後  
進所儀仰以此其繕性長年亦以此王某曰吾  
于曹先生而嘆士習之變也古人鄉舉里選士  
必積寸累尺而後聲名起焉今之籍甚者何暴

也友一鄉之善士斯自鄉而國而天下彼羸幣  
索書走四方而乾餼蓋蓋之或愆何哉夫曠而  
難循者士行也廣而難周者友道也令而難繼  
者物譽也捷而難安者仕路也在鄉言鄉曹先  
生惡能自爲聞然亦何必不聞如必旂常竹素  
而後顯彼管幼安王彥方輩皆没没又不獨一  
曹先生矣公諱某字某別號養吾生某年卒某  
年娶某子某某孫某某某年某月日孝廉君奉  
公遺命殯于鹿鶴涇祖塋之側而乞予銘銘曰



謂人爾知不酬若直謂天不知乃酬若德公不自名人強爲名惟淳而明惟耀而貞合而字之曰鄉先生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公墓誌

銘

代父

講學自王文成而後辯才縱橫名勢輝赫盛甚矣而其間真儒鉅公處已立朝之行業亦往往有以是掩者隆萬間講席之盛莫如麻城天臺

耿公余猶及與公先後班行間志意款款相慕善也而恨闇不聞道當吾世而失公迨公沒之幾年公季弟中丞君以焦太史狀來徵銘竊惟三十年來爲耿氏之學者盈天下表章羽翼則有中丞太史輩在吾姑撮其行業緒餘人所略而不盡知者紀焉按狀耿之先有諱國寶者從高皇帝起淮甸其次子必安以功授濟陽衛千戶而長子必順自光山遷麻城遂爲楚人五傳爲鳴甫公公祖也子靜菴公娶于秦舉公及仲



子某叔子中丞君某季子某公少敦敏異凡兒  
常問靜庵公何者最貴累數級至公若卿更問  
其上鳴甫公曰上惟有聖人耳公應聲曰兒當  
爲聖人鳴甫公竒之初爲諸生時麻城令金某  
者才而未練事公因試策具陳得失幾五千言  
令驚謝寘諸首壬子舉于鄉儕輩頗自眩飾示  
得意公布袍就宴泊如也丙辰以春秋魁南宮  
授行人司行人已未選雲南道御史時分宜爲  
相太宰吳鵬阿其意通賄門公首發鵬奸且語

侵執政疏上罷鵬分宜亦爲氣奪辛酉巡按甘  
肅至蘭州邊境酷寒故事中丞具貂襜褕逆于  
道而晉庵戴公曰不可以故事待賢者其廉重  
乎于人如此改南畿督學廩廩以崇正學廸正  
道爲已任建崇正書院簡諸髦俊肄習其中身  
爲師帥焉其所陶鑄不拘一方要以叩新發陳  
蕩邪刊穢俾各有所得而止卽一切按覈士吏  
于簿書文藝外敦風化獎名檢俗習爲之一變  
時新鄭相國與徐文貞郝爇御史齊康詆文貞



公爲疏辯邪正消長甚力上爲之謫康罷新鄭而無何新鄭復相遂修舊怨于公時公由御史晉大理寺丞四年矣竟以舊官謫判橫州新鄭去以薦起衢州府推官漸歷尚寶司丞至少卿秦淑人訃至奔歸喪葬皆如古禮服除以原職起撫福建公以父老乞致仕不報先是撫閩者劉公堯誨念閩濱海兵弱稍括稅督逋爲足餉計而龐公尚鵬至則皆罷之公謂從前則病民從後亦病兵未可補苴目前而止務爲之衷度其宜使兩稱便焉時丈田令下所在爲厲公獨倣廣輿圖法區別其壤地高下廣狹之宜條入法下之報完獨先又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括丁糧零雜之數署之片紙使猾胥不得濫征又修保甲鄉約以間輯小學新編閨訓禮纂用提誨民佐功令所不及者焉廣寇林道乾訶海上公欲檄東埔諸寨酋擒之廉知酋世寶一銅銃爲我所得乃與之約若以賊首馘與我兵之被鹵者來當以銃歸寨首謹願以效死而以金書



牙蠟來謝且請通貢公却其餽且謂通貢非典也弗許第上言東埔寨酋震怖天威矢擒賊自效宜及是時羈縻用之蓋自是寇盜徒跡閭里始宴然而報功之日詔止賜金而已庚辰丁靜庵公憂甲申再起都察院僉都御史俄晉副都時新進者勵盜氣好搏擊公惜老成之去務宛轉調護之乙酉晉刑部侍郎十一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六月以御史誤論劾撫臣陳公有徐公元太周公繼公引過求去有詔慰留

甚切而新進諸臺省遂齟公不休求去乃愈力十月晉戶部倉場尚書至是乞休疏九上矣始得歸先是公爲御史時撫臣某論羅大叅某王兵憲某公疏爲白之時公臺臣也不嫌與其長異同比其身爲臺臣之長用公義率屬而卒不勝豈非世道之變耶公歸隱于天臺山學者稱爲天臺先生時公老且病矣口誦筆記不厭諸士新筮仕來謁必強冠服見之爲言學道治民之不易如是者又數年而卒時七十有三矣公



之學自謂啓自彭孝廉公甫成于仲子公甫以  
至敬爲的公曰道在明倫著五倫圖而仲子別  
有所悟入一日公舉羅文恭靜中養出光景語  
似仲子仲曰有何光景公爽然自失又一日舉  
箴有省弊文成良知之旨曰一身皆知體也仲  
曰奚但一身通天地皆知體也兄弟間自相師  
友故仲卒而公有祝予之痛焉公學大都以反  
身默識爲主以語默動靜示之範圍其於奇袤  
曲說排斥必嚴蓋公沒而有以不經毀聖之詞

上于吏議者皆公所爲變色而爭者也今之學  
者襲口吻易工耳如公出處卓卓無論卽侏儒  
節可以觀人狀記公巡甘肅時受石經之餽途  
見役喘汗相屬曰此非節用愛人者也因解留  
洛有留經記而其在南都也館史比部某適秦  
淑人誕日饌客豐比部怫然起曰富貴移人公  
俛首謝其後晤史于汝寧語之故史曰爾時若  
何不言公曰恐以吾不樂聞過而墮言者意耳  
嗚呼此軼事也然正惟弟子不能學矣蓋公沒



而抱公遺經爲世名卿及名師者不可勝數吾友瞿元立守黃謂余黃之人有質雅而好修者不問知其爲耿公之子弟與其弟子也蓋公之賢其化民善俗之效易世尚如此而言者乃欲以單詞撼公其亦能如公何哉公生于某年卒于某配彭贈淑人先十年卒子一某彭淑人出娶彭卽公所從學彭公甫女也女一某出嫁某孫某娶某孫女某嫁某公計聞于朝

上震悼予祭二壇遣行人劉一焜治葬追贈太子少保謚恭簡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銘曰

聖湮遠言波瀾言道易守道難道守在官守俱直如矢中無渝議論繁道守格或尼之不終日道則存守則亡面目似心短長僕僕耿公守常德體仁秉忠識以默溫恭不懈奉厥職乃模乃範天下式江河湯湯世變亟一葦捍之覆爲敵含沙縱橫影可射嗚呼斯民有遺直不知其言視其則

清河教諭思溪鄭公墓誌銘



余同年生鄭子瞻光明磊落人也丁亥與余結社京邸酒酣氣振意所不可戟髯而罵然性實寬坦無城府嘗爲余言其祖憲副公與祖母周淑人之贖也憲副諱某號某舉正德辛巳進士議大禮不合廷杖出守韶潔廉有惠政晉雲南副使征交趾有功當得上賞爲當事者所忌阻已歸建義學義田事事有程度沒祀鄉贖而其夫人某者贖而好施每歲收租粟輒隨手盡則噉麥粥甚甘嘗括白鏹而笑曰是不吾俱來吾

安能挈之去其趨曠如此余識子瞻之明年其父思溪公以邑貢來京則龐眉豐輔寬然長者也旅次失金二十鏹不復校余嘗笑謂子瞻吾儀子于若父若祖之間吾得子矣雖然若父璞也是殆貽子穀乎又明年余南歸而子瞻以父官寶坻跨蹇驢往來寶坻間歲乙未公官清河病子瞻遂與俱歸今年丁酉子瞻過余于家而以公狀來則公死且七閱月矣泣而屬余銘且曰子以吾父之貌寬然長者乎請徵其事按公



諱某字某號某憲副公最少子也十三而憲副  
公卒哀毀如禮廬墓上三年諸兄閔欲割產則  
手其瘠者又不已至盡推與乃止里有誣訟公  
者控之上官始得白已其人坐他犯且死公更  
周之江山化之爲少訟焉公有聲黌序間久不  
利丁丑邑貢士有楊生者齒長于公當貢而限  
服制公念其貧老也卒讓之謁選得寶坻教諭  
身以文行爲諸弟子倡督課惟謹會歲潦饑寶  
坻民至有窘而雉經者公爲捐俸炊糜粥食之  
迨麥秋乃止所全活甚衆御史行部者列公薦  
剡當入國學僅移清河諭忽遘末疾歸而邑令  
尹公方營清湖橋公蹶然起曰先君子曾橋埠  
頭今廢是當在我卽捐俸呼子瞻趨視工繕而  
憲副公亦以是歲祀鄉賢無何遂卒卒之日邑  
人皆巷哭公遠來弔者至爭舟渡頭也先是貴  
價買一骨山後忽產煤歲可五十許金家賴饒  
給公疾革於倉皇中構木得佳者視其號鄭也  
人以爲盛德之感云鄭氏其先氏浦江宋有鄭



子高者尉信安遂家于江山子升之登進士屢  
官御史中丞升之生宋亦進士皆以直節聞以  
後寢微至公祖義發憤讀書鄉人從之質疑平  
訟而鄭氏始復大遡澤所遺不啻數十世于以  
光啓後人豈有量哉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  
年月日得年配某子國望戊子順天鄉試第四  
人次某女某適某孫男某某出某出以某年月  
日葬公于某銘曰

浦江之鄭世載懿德演迤江山緯以正直百世  
之穀爾芟爾根是種是穫益厚以敦有光賁如  
挹此樹梓有僕碩人韞璞于此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蘊庵顧公暨配封太  
淑人單氏墓誌銘 代父

歲在乙未余服太夫人憂顧大司馬益卿氏渡  
海來唁予予孺子啼不止司馬愴然曰而母沒  
于而手而猶若是傷哉某也蓋兩尊人沒而不  
及于殯也涕蘇蘇下余聞其言而傷之又明年  
司馬再渡海則以其兩尊人狀來命予銘予受



而讀之蘊菴公大都節俠有氣好施與能文章  
余謂司馬曰嘻甚矣丈人之行之似吾子也司  
馬逡巡而謝曰某則安能蓋吾顧氏世有隱君  
子焉顧氏自楚而遷于通始祖福二子仲仁仲  
仁子廷德爲逆旅主人所爲封遺金待客者也  
廷德子永端永端子某號竹居竹居公二子長  
爲海涯公諱某以春秋領鄉薦爲名儒仲爲贈  
副都右御史定軒公諱某則蘊庵公父也竹居  
公以下世好施多不責償竹居公常爲訓訓子

孫無收傍近產自便利而定軒公時有鬻墓田  
于公要厚直而并遷其五世塚者公不可厚與  
之直塚卒不遷其隱篤如此公之好施也大類  
父祖父祖每量緩悉稱有無家故饒給而公施  
隨手盡盡復稱貸以施卽僞給公者徃徃得所  
欲而去蓋非但欺公不知而亦知公之自不欲  
問也故產至公而中落卽其在南雍時歸閩人  
林良喪于維揚歸先郡守王公之襯又寧國沈  
某厄于盜推食食之月餘而厚贖之行爲蘇州



徐姓者償宿負與俱歸久之徐過望公以評言公竟滿其望而去公之慷慨無擇施皆此類也公少警敏年十六以第一補弟子員無何入太學閩方齋林公太安東郭鄒公並有國士之許屢試卒不第而公且倦矣因棄舉子業專攻古人文章聲律之學有竹素園稿若干卷尤深字學今有考訓間與二三翰卿墨士揚挖古今得失之變瓶注雲委斗酒百篇又或短衣匹馬手三石弓馳騁絕壑間落落雄顧旁若無人一切

家人產不問也而公庶弟某以竹居公遺產稍薄急訟公公賦詩飲酒自若也當對簿時至不出一語然以理直卒得解解之後與爲兄弟如初而公產坐是亦廢不復振乃公私責逋愈急公負大志不就又生平寬六不堪人相窘益不自聊酒後指司馬烏烏吟云却把惺惺付二郎悽然淚下俄司馬舉鄉試公意寬矣竟以是年卒公配兩人元配錢淑人賢而早卒繼單太淑人寔生司馬太淑人十九歸公嚴重有度奉饋



食姑保淑人鵠立不敢坐不命之去不敢去以爲常保淑人有兩女務順適其意不與校當蘊庵公適在廣陵而保淑人沒筐篋中金錢簪珥聽兩姑取之而已獨拮据棺斂續絮之事唯謹曰吾知爲婦而已先是保淑人爲其母保太母具美木其子輒賣之輒更置之保太母之沒也在保淑人後則太淑人又已私其木矣至是親奉以徃其賻襚他物稱是太淑人代蘊庵公而子又代保淑人而子也蘊庵以家難多在外太

淑人訓習諸子實兼父師之事徃徃以嚴行其慈卒成司馬爲當代偉人司馬撫遼之五年太淑人春秋八十有二矣司馬以母老謀諸當事者欲爲歸養計當事者難司馬之去而重違其意調南京工部侍郎且貽書曰遼巡撫勞苦功高不當南官特爲父母屈公必無再請而太淑人且趣治裝曰兒去吾健在官又近也司馬回翔久之始赴任到任甫三日而母訃聞矣而蘊庵公之沒也司馬以公命留廣陵終太守宴遂



不得親舍司馬所負爲終身恨者以此雖然司馬亦記公醉後語乎是其待以瞑者耶太淑人不惜一兒以事

天子此豈作老人牽衣耳語態者夫死者之心安而司馬安矣公諱某字某某號以某年封某官贈某官生某卒某太淑人以某年封太安人又以某年封太淑人生某卒某子某女某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而爲之銘曰顧氏之爲德四世矣司馬以緒餘用世爲名卿而公卒以士死葬以士祭以卿偕厥儷永令名無德不報殆有天道乎

李室游孺人墓誌銘

余同年進士肥鄉李君從汶上來視吾州篆僅兩月而其配游孺人卒又一月君手其狀求銘于衡盈盈淚承睫也且曰嗟夫嗟夫空同子云妻亡而後知吾妻也余向者儒而儒吏而吏一不問家人生產今者米鹽筐篋余不問不治矣向者丁奴婢子不督責而色嚴不响拊而色暖



今者饑寒怨咨日入于耳不則嘻嘻矣片影隻燈一棺萬里眊眊然騷憂慘沮不能自堪余比者子夜程書未明而視事則婦故之以耳且余婦巾幗男子也余胷中有不釋之事悒悒深念難朋友而謀諸婦婦輒爲劈畫絲緒言事當始如何究竟如何已語皆驗所與交人眉語態色皆能揣知其肺腑臧否上下之其聰明有識度如此婦爲邑庠生魚化之女八歲失母趙育於繼母張茹蓼之苦所含茹多矣諸姊妹俱字巨

室婦獨歸余家而貧手自操作劬劬無倦色每當歸寧諸姊妹明璫繡綺爛如盈門頗以貧家婦相諷婦匿不以告余第勗余努力學問而已已余幸成進士骨肉媼黨間冀謂財力可資籍往往求多於予不給應則督過余婦婦慮口語橫生或傷尊章心則脫簪解珥容與其意亦惟恐余知第諄諄以清白吏相勉而已噫嘻蘇季子之貴也妻嫂以位尊而多金蒲伏不敢仰視者人情乎然詩北風之篇政事一埤益我而終



寔且貧來室家之謫者彼亦非賤而無位者也  
士君子約束身已無得罪百姓易耳當其床頭  
金盡妻啼兒號連引親故顏稔語軟忽忽喪丈  
夫勇者有之余婦不余謫而且以身代余受謫  
其亦可謂難矣婦與余偶幾年得二女二子俱  
殤末一八歲子某慧甚復繼殤婦以是鬱鬱竟  
不起嗚呼有婦如此余貧與貧子亡與亡名爲  
縣官婦而未嘗一日享殮珍襁綺之樂余安得  
而不悲敢搏顙以請衡爲君部民悅君質直而

刻廉審其言之情也許之銘銘曰  
魂今歸來卽安而土蒸嘗有主譽命有所于何徵之則史氏  
存我聞諸夫子而難其言

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王公暨配封太孺  
人胡氏合葬墓誌銘

贈徵仕郎王公以萬曆壬午年五月五日卒旣  
葬矣又十九年而配封太孺人胡氏卒啓公窆  
合焉公有子二人長曰茂才君在恒次曰僉憲  
君在晉茂才君先太孺人沒僉憲君職襄事華



綸豐隧赫然改觀見者嘖嘖羨公與太孺人有子而僉憲君愀然抱深痛焉授余狀而泣曰甚矣孤父母之賦命薄也孤登薦書甫弱冠計吾父之年可以待而不待恨一也孤猶父老生子乃家伯兄績學蚤成吾父盼盼一青衿而并難之恨二也少時苦力薄無以養母晚幸有祿可養則母已從枕上受七不能御板輿而享大官恨三也孤之視母疾也手搔而躬掖之蓋寢爲起食爲輟者二十許年而竟不克終於孤之手

恨四也不肖今卽累丘以珠衣薪以錦其何足以賁白骨所幸以孤視伯兄稱後死其刺心技淚而鳴先人之遺行者差得自竭耳吾父雖起單寒然較然不欺其志雅爲里中所嚴重有訟閥時就質焉居旁悍少年盱睢莫敢誰何聞吾父履聲輒避去晚與吾寡姑共居隣有張商者出而其妻疾革遺金於姑比商歸不之知姑欲徐觀其俯仰然後還之吾父曰必速返諸卽無論鬼神知之爾心不有睫乎商竟得金踵而叩



公公勿任德也其行義大率類此吾父少實有  
異質書過目輒誦學且成矣以先大父病不任  
家代之家不任役代之役儒業遂中廢時家赤  
貧顧不以貧故簡晨昏之歡居喪盡哀歲時蒸  
嘗必流涕凜然故儒行也既不竟讀以其才智  
寄之六博遊戲一切禽魚草木無所不精解忽  
忽不自得撫吾伯兄而歎以爲旦夕且騰蹕耳  
乃吾兄州郡試往往高等遇臺試輒擯落比吾  
父歿始隸學官而孤亦先伯兄舉於鄉天若似  
獨爲乃公靳者當吾父歿時吾母困末疾已三  
年所矣吾母蓋十四而歸于王佐吾父治家治  
喪已又代吾父養先大母初猶有嫁時衣可質  
已破拆盡爨汲縫紉必親肢力痺瘁故未及衰  
而病時吾兄不免爲糊口計獨孤朝夕在母傍  
蓋孤未婚時尚榻前也婚後猶穴壁以處也已  
計偕而去母數千里矣已服官而去母且隔歲  
且萬里矣大抵兄出則弟侍兄弟皆出則婦侍  
迨兄死而孤無出理其出也則吾母實強之吾



毋生平無疾言遽色曉曙古今不欲以兒女戀  
而廢大義當孤初筮仕歸而拜母母喜且泣曰  
汝父不汝待而吾病且死乃汝待耶猶憶汝兒  
讀書無小學吾卸衫質之艱難若此汝慎無忘  
質衫時為官必廉必慈上以報國下以教子  
孫皆在此當孤之任闕也堅不欲往母曰行也  
有而婦而子若侄在兒為執法官母愛錢母害  
人以此慰母足矣蓋念憲君狀母而自言曰斯  
語也人以為諛母之常詞也然而母言實歷歷

在耳也夫閨閣至隱以為諛則誰非諛者乃僉  
憲君貞而惠勞而不伐權稅稅簡督工工辦禦  
倭倭靖母之為母也以此觀之矣計徵仕公與  
太孺人強半貧病其得天不可謂全然徵仕公  
往時常窘于寇投諸水不死已暴卒于彭城道  
中樞歸次寶應水波惡同次者半漂沒獨有異  
風掖柩舟之亂葦得全歲乙未居燬於火僉事  
君兄弟踉蹌負太孺人出甫下榻而寢已灰矣  
使非公與太孺人德通神明澤及孫子者安知



其不遂招魂望祭于空波寒燼之中而猶獲襲  
休寵以有今日也天於公夫婦不薄矣王氏之  
先居大名濬縣之新鎮至世榮公長子順乃以  
調集之太倉其在濬縣者爲太僕公溱通政公  
洧太僕公子光祿公桐貴顯矣而居太倉者亦  
多以溫富爲貲郎至公父以早孤授產薄家始  
中落公父每過北里敕袍草屨揖讓純綺間僂  
然也及是僉憲君貴羣從子皆翩翩以文學起  
家南北宗相望若太白之配斗有德者易以興

豈有量哉徵仕公諱亮器字人用號雲泉享年  
六十有九距其生正德甲戌十一月十四日也  
太孺人卒於萬曆辛丑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七  
十有九距其生嘉靖癸未十月二十一日也在  
恒娶儲氏舍人錄女在晉娶范氏封孺人范朝  
徵女女一適唐承業孫男六會英庠生娶鎮海  
衛指揮僉事姜公統子天賦女會芳庠生娶太  
常寺少卿會元陸公鉞玄孫庠生章錫女會夔  
聘庠生張鼎新女在恒出會華聘固始縣尹黃



公元勲女會荃未聘一幼未名在晉出孫女六  
在恒出者三一適徐師尹一適朱崇周一適顧  
太學起明子大鼎在晉出者三一字鄉進士曹  
公繩武子思恭一字沈京應一字吳太學之雅  
子養志曾孫一幼未名會芳出曾孫女二會英  
會芳各出一俱幼未字太孺人于甲辰年十一  
月初八日與徵仕公合葬墓在西一都黃泥溼  
之原銘曰綿綿華胄九河之間有植斯笏有幾  
其冠於吳清門孝弟力田是糲是菘亦有豐年  
四世而顯載德以遷遡源則深厥儷孔賢勤而  
勿施得全于天無燬爾璧無淪爾珠榮光燭天  
新原蕪蕪以對于故土是大啓東王公之祚

緜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維  
山  
先生  
集

卷  
之  
十  
二

四



8/8

